

耳听八方

粗野风格,包含众多

李皖

到今年,鲍勃·迪伦83岁了。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生活。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,迪伦依然奔波在路上。一天又一天,一支乐队紧随着他,通常有两个吉他手、一个贝斯手、一个鼓手、一个多乐器乐手,迪伦自己则演奏吉他、口琴和钢琴。在北美的一座座城市,有时,也可能在南美洲,在欧洲、亚洲或大洋洲,在乐队或响亮或沉静的音乐声中,迪伦站在舞台中央,为前来观看他音乐会的观众献唱。舞台上,有跟他一样的苍苍老者,不过这部分人很少,更多的是青年人和中年人。这场“永不结束的巡演”(Never Ending Tour)自1988年6月7日开始,到今天,已经持续有36个年头了。

与此同时,迪伦也一直在创作,隔不多久便扔出一张全新的个人专辑。年轻时,他一年可以出两张。上了30岁,一年一张。到四字头,差不多两年一张。50岁后沉寂。但56岁上,1997年,也就是走上“永不结束的巡演”的第九年,迪伦出人意料地甩出了一张叫《被遗忘的时光》(Time Out of Mind)的全创作专辑,歌曲之生猛、雄浑、充满力量叫人不敢相信——它成为“老年迪伦”的爆发元年。

在这些歌曲中,迪伦讲他英雄末路的感受,讲他在走向人生终点,明确、肯定、深刻、毫无疑问地走向人生终点的感受。但这最后的人生路途却像是着了火。品味着这最后的孤独,这感情是如此强烈,这生命是如此壮阔,这作品——生命的最后的果实,是如此沉甸甸。

2020年6月19日,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发行了《粗野风格》(Rough and Rowdy Ways),这是迪伦的第三十九张录音室专辑,也是迄今为止他最近的一张原创专辑。

这一年,人类史上传播最广的传染病新冠肺炎席卷全球,城市众多公共事务停摆。这一年,迪伦79岁。像他的“永不结束的巡演”所宣称的,他的工作继续在进行中,尽管困难重重。新一轮“永不结束的巡演”一结束,他和他的乐队就进了录音棚。《粗野风格》的最后一曲,《最卑鄙的谋杀》(Murder Most Foul),是他唱过的最长的歌,长度16分54秒,在双张唱片中占了整整一面,英文有1548个单词,翻译成中文——2230字(据顾悦教授的最新译本)。

迪伦这首歌曲,是1963年11月22日,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刺杀——子弹爆头,一命归西。在这首歌末尾,迪伦为这件事的所有相关者和不相关者,为“我”和“我们”,为没有主人的狗,为众神之主,播放了所有适合在葬礼上播放的歌,有可能——是他一生中最高兴的歌,歌曲中也包括了这首《最卑鄙的谋杀》。这些歌连起它们所诞生的时间,仿佛构成了一部历史,民间的、传说的、隐秘流传的美国历史,就像他自己的吟唱生涯所为。

这令人联想到迪伦的上一张全原

创专辑——在2012年出版的《暴风雨》中,末尾也唱了一首超长终曲,唱给“泰坦尼克”号上溺亡的1600个亡魂。然而,虽然两曲异曲同工,多方面极为相像,但《粗野风格》与《暴风雨》,立意完全不同。

事实上,在这张专辑中,迪伦似乎忘记了死亡,忘记了他的高龄。《粗野风格》没有多少死亡阴影,虽然结尾似有沉重的死亡之音。它的风格和视野敞开着,更向着生路,更兴奋。迪伦的眼中不是葬礼,而是这片云海翻腾的世界。

在这张专辑之前,迪伦制作发行了他的第三十六、三十七和三十八张录音室专辑,2015年的《夜之阴影》(Shadows in the Night),2016年的《堕落天使》(Fallen Angels),2017年的《一式三份》(Triplicate),都是翻唱专辑。与以往的翻唱注重老民歌不同,这三张翻唱专辑,涵盖众多的经典流行歌曲,从中提炼出一种炉火纯青,更深厚、更典雅、更平正,更像是老歌唱家的歌唱。现在,他把这一份歌唱输进了《粗野风格》专辑。

十首歌曲,70分33秒的录音,俱由“永不结束的巡演”原班人马,搭配上临时请来的客座乐手录制,时间开始于2020年1月,一直录至3月初,地点在洛杉矶的音城录音室(Sound City Studios)。专辑歌曲,仍是老美国风扑面,然而,老迪伦这次呈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音乐多样性。

据迪伦说,这些歌曲均在“恍惚状态”下写就。我觉得,理解它们不是向后看,而是要往前望,尽管迪伦一开口,就会拖曳岁月的滚滚烟尘,历史的重

重暗影,包括《圣经》、神话、各类典籍和民歌的密集典故,都镶嵌在歌词中,但是这张专辑,并不是一辑挽歌。

《我包含众多》(I Contain Multitudes)引用了惠特曼,也兼具了这位美国史上第一位大诗人开拓和包罗万象的精神。迪伦这样做,可能是不自觉的,但这种不自觉,正反映了他生命力重新激荡而出的状态。当然,这首歌是一生总结,但这样的一生,也还在向前面展开着。这首歌向着死,可也仍坚定地向着生,“我与生和死同床共眠”,“我走到所有失去的东西——都重新变好的地方”。关键是,迪伦要这样界定自己,这样看待生命:“我包含众多”,“我自相矛盾”,“我情绪多变”,“我保持道路开放”,“我是不可解释的……我拒绝被限定、被单一化”。

“我向世界敞开我心,世界进来了”——《假先知》(False Prophet)也有这种对外敞开的博大,由此迪伦为自己的一生以及创作正名:“我不是假先知——我只知道我知道的”。而他的表情,依然是豪情万丈,仍在信心百倍地与反对者作战,与这首歌后面提到的“黑骑士”(Black Rider)作战,要拿剑砍掉他的手臂,声称“我是没有活过的无意义生活的敌人”。

而且,他还想用用弗兰肯斯坦之术,组装一个《我自己版本的你》(My Own Version of You)!这也是向前,是进取,仍在雄心勃勃地要大干一场,以落实他在40岁前后领悟的主张。紧接着的《我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给你》(I've Made Up My Mind to Give Myself to You),可以当作给所爱之人的“火炬情歌”,也完全可以理解为,这忠贞不渝的爱的对

象,是信念。《再见吉米·里德》(Goodbye Jimmy Reed)也是如此。吉米·里德(1925—1976)这个音乐领域的传教士,“成不了大器”、不会在脑后弹吉他的布鲁斯乐手,却是迪伦眼中最伟大的。他对里德说的话,也是夫子自道。

他呼唤《缪斯之母》(Mother of Muses),祈祷她创造伟大的艺术。他《越过卢比孔河》(Crossing the Rubicon),要迎接最艰巨的决战。《基韦斯特(哲学家海盗)》[Key West (Philosopher Pirate)]再次成为一部音乐史、诗歌史,成为迪伦的个人史,以迪伦神秘的杂耍乱炮方式写就,以此表明心迹,要继续在这条人生路上走下去,“通往天真和纯洁”,“寻找不朽”,一刻也不为“不值得的事业浪费时间”。甚至《最卑鄙的谋杀》,现在你看清了吧,它不仅是葬礼进行曲,更是灵魂战争中的一幕,而战斗仍在继续。

这是一场漫长而壮丽的远征,这一点并不十分自觉——迪伦以此为眼前这个剧烈动荡的世界插上了他的定海神针。他所笃定的,是信念。

2021年9月,《粗野风格》全球巡演开启,是为新一季的“永不结束的巡演”,迪伦的官方公司宣布,这季巡演将持续到2024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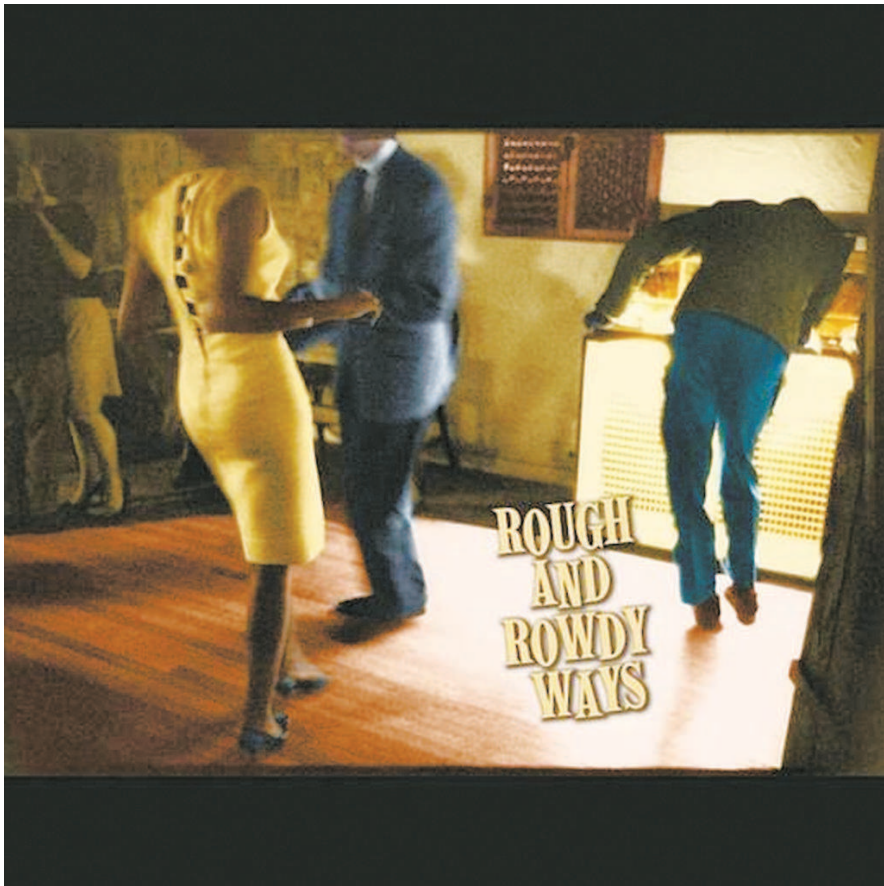
2024年3月1日,从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开始,极为密集地,《粗野风格》全球巡演以三天两场的高速,连开了24场,最后于4月6日,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宣告结束。

这只是这张专辑的结束。“永不结束的巡演”,还将继续。

2024年4月8日

笔会

2020年6月19日,鲍勃·迪伦发行了第三十九张录音室专辑《粗野风格》(Rough and Rowdy Ways),图为专辑封面。



伍鑫甫在《伍光建翻译遗稿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0年3月)“前记”中,曾谈到其父伍光建对于辜鸿铭的英诗汉译之评价:

西方有人说译诗是徒劳无功的,国内也有人反对把洋诗译成中国古诗,说是原作的精神、趣味全丢了。但事实也不尽然。例如辜译生译《痴汉骑马歌》,就用五言古诗体,却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、布贩子的天真烂漫,特别是他的那股“痴”、“呆”味儿,都译出了,读来十分亲切,而原因就在辜的中国古代文学很有底子。

辜鸿铭的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很有底子,见仁见智,暂不赘述。不过,伍鑫甫这里还提到了辜鸿铭选编的一部后来很少被关注的古代诗选:

我们姊妹兄弟五人在家塾读书时,有一部教材是辜氏选编的《蒙养弦歌》,父亲亲自讲授,反复强调:散文写得自然而无斧凿痕,方有韵味,时常是从声调、节奏中来,在这方面古体诗胜于近体诗,多读多背古诗,文章将会写得流畅,朗朗上口。

这里所说的《蒙养弦歌》,是辜鸿铭在1900年前后选编完成的一部中国古代诗选。伍鑫甫在《蒙养弦歌》一书的注释中说,该诗选“木板大字本,线装,只收五古和七古约百余首,是辜鸿铭自费刊行的”。亦因此,这部《蒙养弦歌》在市场上极为难得一见。

辜鸿铭及其《蒙养弦歌》

段怀清

为什么辜鸿铭要选编以童稚为对象的《蒙养弦歌》?其中应该既有现实的需要,亦有辜鸿铭自己对于童稚教育尤其是诗教的理解和坚持。罗振玉在《读易草堂文集》“序”中云:“庚子客鄂中,则君方议塾,日以儒先之言训童稚,益重君不同流俗,然尚未深知君也。”辜鸿铭自己在其《蒙养弦歌》“序”中亦有所阐释说明:

今就古诗古乐府借《小学弦歌》集中专释文义浅近,易于成诵者,共得一百首,录成一编。

袁简斋谓诗论体裁,不论寻常伦理,殊非笃论。诗固必论体裁,然岂无关纲常伦理乎?

如果结合《读易草堂文集》“内篇”中其他诸篇,譬如《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》《上湖广总督张书》(丙申)、《《尊王篇》释疑解论》《义利辨》《广学解》以及《〈正气集〉序》,就会发现辜鸿铭上述阐释,其实在“内篇”其他诸篇中,多有互文阐发。所不同者,其他诸篇之论述语境,多涉及中国传统礼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教育在近代世界中之处境,这一点甚至在辜鸿铭《〈正气集〉序》中亦开宗明义、一语道破:“世变剧矣,关怀时局者能无抱莫大之殷忧乎!”而相较之下,《蒙养弦歌》序似避而不谈欧西各国与天下大势,仅征引了《小学弦歌》编者李元度的一段序文:

凡以诗之为教,“温柔敦厚”,其善

者足以感发人之善心,其辞气音节抑扬抗坠,使人涵泳优游而自得之,故其感人尤易。在小学时,天性未漓,凡事以先人之言为主,尤当使渐摩于诗教,养其良知良能,培养其生机,庶能鼓舞奋兴而不自已。

并肯定上述认识“皆阅历甘苦之语也”,同时也期待自己所选编的这一《蒙养弦歌》“庶几于先生诗教之义,或不甚背戾乎?”

《蒙养弦歌》按古歌、古谣歌(包括地方民谣)、古诗几大类选编而成,共收诗百首。仅就选诗数量而言,《小学弦歌》九百三十余篇,《蒙养弦歌》仅为其九分之一。而这些诗的选择,总体上遵循儒家先贤用以“正家之始”的原则,但与李元度的《小学弦歌》一样,鉴于古代那些启蒙诗不少“其辞简奥,今人未易晓”,故需要“别作诗”,“略言教弟子洒扫、应对、进退、事亲、事长之节令,朝夕歌之,似当有助”。

对此,辜鸿铭并不是简单地讲理作为诗的首要目标、特性及功能,而是强调了可以通过诗的其他特性及功能,兼而实现“诗教”的理想追求:

惟诗贵有理趣,而忌作理语耳。近日士人教弟子读文读诗,惟期子弟能文能诗,于此诗教一道,已乖孔子“述之事父,远之事君”之意,又奚怪世教之不

兴、人心风俗之不厚?

仅从上述文字即可知,辜鸿铭反对那种将读文读诗的目标,简单定为“能文能诗”,而忽略了“诗教”功能,即更高道德想象及责任。身处清末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或“古今未有之奇变”之中的辜鸿铭,深感人心与社会之“秩序稳定”需要个人及家庭教养训练,而这种目标的实现,寄希望于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庙堂力量已属虚妄,所以退回到家庭内部,从一个人在童稚阶段的内心启蒙与修身教养开始,来完成《大学》之道所言之人格塑造,或自我完善与实现正途之培育。对此,李元度在《小学弦歌》“序”中亦提到古今在诗教方面所存在的巨大落差:

古之学者,自八岁入小学,十五岁入大学,有声音以养其耳,义理以养其心,歌舞以养其血气。

而上述教养理念、制度以及方式,在李元度所处的同光时期即已崩解散失殆尽,到了辜鸿铭所处的清末,更是“人心不古”或者“舍本逐末”。亦因此,辜鸿铭的《蒙养弦歌》,在诗歌的选择上,并没有简单地照搬李元度的《小学弦歌》,而是在大体遵循时别有关注:

溯自汉以来,诗集存者皆出文人学士之构思,非所谓里巷歌谣之作也,惟古诗古乐府,质而不鄙,尚有国风之遗意存焉。

所以,《蒙养弦歌》一方面是以清代

从网上查到,祖国有7600座岛。生活在大陆上的我们,很少能到小岛上住几天。最近小外孙学校放假,带他到据说珠海水质最好的外伶仃岛玩了三天,略尝尝做岛民的滋味。

外伶仃岛·伶仃洋·文天祥

听这岛名,应该和“零丁洋里叹零丁”有什么关系。岛上莫不是有文天祥遗迹?但两地地名同音不同字,且文天祥“过”的只是零丁洋,并无“零丁岛上叹零丁”。

百度地图显示,这岛确在外伶仃洋上,此伶仃洋也确是彼零丁洋。北起东莞虎门镇,南到港澳,共2000多平方公里,著名的港珠澳大桥就横跨其上。那么,伶仃洋算是坐实了,岛呢?

从横琴上船,一小时就到外伶仃岛码头。上岛一打听,文天祥并未上过岛,岛民也没牵强附会,毕竟“叹零丁”又算不上美名。码头附近的天文塔石碑也只一人高,全不若半山腰八米高的水神北帝金身像显眼。

转而又想,“惶恐滩头说惶恐”那个惶恐滩或者也离此不远?作诗时文天祥已兵败被俘,心中悲苦,也许恰路过那个滩和这个洋,两个这么凄惶的地名触动了他的心境,就入了他的诗。一查资料,惭愧!全是想当然。惶恐滩远在江西呢。《过零丁洋》作于1279年,此前文天祥以文臣之身,曾率军在江西抗元,战败,经惶恐滩撤福建。在元将劝降之际回忆起从兵败到被俘这一段苦难经历,甚痛国之将亡,激发出即使亡国被杀,也要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誓言,连押送他的元将也感动得放弃逼降。

外伶仃岛的海边凌乱堆着黄色巨石,有些石头上似乎还纵向涂有夹了“飞白”的墨迹——其实是藓类长期生长的印迹。海浪出没巨石间,风景便有些特色。重温历史,不会再想象文丞相一身囚服坐在石上叹息,倒是感慨今日伶仃洋比当年的零丁洋热闹许多:海面上排排矗立着银白色的风力发电机,巨大的叶片徐徐转动,军舰、游轮和渔船穿行其间。忽忽烈烈在今天,该望洋兴叹、打马不前的就是他那些蒙古骑兵了。

狗爪螺·藤壶

岛上的美食宣传词是,外伶仃岛有三宝:狗爪螺、海胆、将军帽。三宝者,三种小海产。海胆似不能算此地特产,犹记小时候去大连玩,海边多的是海胆,圆形,褐色,外面是刺,里面是黄,蟹黄样,味道平平。另外两宝,吃货们的攻略意见一致,狗爪螺鲜甜,将军帽貌如鲍鱼(外号“小鲍鱼”),却根本咬不动。于是决定尝尝狗爪螺。

在海鲜市场买了狗爪螺、虾、白贝、海螺,交了昂贵的加工费(和买海鲜的费用相差无几),一大盘白灼的狗爪螺上了桌,却不知怎么吃。厨师教我们,把如狗爪般并排的螺一个个掰开,撕掉柄柄处一圈软皮,露出粉红色肉,用嘴一吸,下来小拇指尖大小一坨,味道确有些鲜甜。可惜一个螺那么重的壳,就只这一小点东西可吃。难怪某网民说,吃海鲜吃出了嗝瓜子的感觉。倒是价格低一半的海螺吃着还更过瘾些。

学生的女儿说,这东西不是“螺”,学名鹅颈藤壶,是一类甲壳纲节肢动物,和螃蟹是亲戚。小时候是随波逐流的浮游生物,长大后就到处巴在石头上,渐渐退化成螺的样子。鲸鱼身上或者军舰外壳上一片片黏着的,清除起

游了一个岛

唐初

来十分困难的也是藤壶,只是好像不能吃。欧洲人说,鹅颈藤壶是“一辈子应当吃一次的美食”,但从图片看,他们所吃的鹅颈藤壶,比我们的狗爪螺大了不少,里面的可食部位如一截长肥的鹅颈,吃起来应该不会生出吃瓜子的零碎感。“应当吃”指味美,“一辈子吃一次”,是吃不起:这东西在他们那儿贵得很,合上千元人民币一斤。外伶仃岛狗爪螺一斤不过50元而已。

于是自我安慰地想,把狗爪螺的那点“瓜子”在想象中放大一下,也能大概推知那“一辈子应当吃一次”的口感了吧。

钓鱼·赶海

小外孙不在乎狗爪螺的肉有多大,有一点点空就飞奔去玩。和小朋友玩水枪大战,换了泳衣下海游泳,坐“小黄鸭”(海边由水上摩托拉着兜风的小橡皮艇,做成小黄鸭状),用小虾为饵钓鱼钓螃蟹,毕竟除去往返时间,只能做两天岛民,抓紧玩是必须的。可惜鱼儿很少光临,眨巴着眼顶着太阳苦等一下午,钓上来一只小傻螃蟹,还很快跑掉了。

第二天他爸从海滩回来,带来两个重要信息,其一,想多钓鱼得“打窝”,即在一个地方下一堆饵料,勾引鱼群过来聚餐,会咬钩的傻鱼自然也多些。为此他果断买来一桶小虾,顺着栈门口的岸边倒进了海里。其二是晚上天黑以后去“赶海”,用长铁夹可在海边石头缝里夹到很多海胆,他听一人说昨天不一会儿就夹了一桶。于是他赶紧租了两个大铁夹子和两只手套。

天擦黑,小外孙他爸抱着鱼竿要守窝待鱼,动员小外孙娘俩去夹海胆。小外孙拎起水枪和他才认识的玩伴跑了。当妈的只得勉强戴上手套,拎着铁夹子和小桶去兜了一圈,很快就打电话来了:“你自个儿来瞧瞧,找得到一只海胆,明天早上我请你吃海胆炒饭!”小外孙他爸唯唯从命,拎起铁夹夹乱石滩。一路上倒并没看见同样武装起来的其他人,窃喜今晚这海胆都归了他。

小外孙他爸在石缝里探头探脑搜寻海胆的样子大概很神秘,吸引了个跟着父母旅游,正在海边溜达的三岁小娃。小娃盯着他看了一会儿,仰脸问爹娘道:“这个叔叔在干什么呀?”

“人家赶海呢。”

“怎么赶哇?”

“就是从海里抓东西。”

小娃不走了,非要看看抓了什么东西。他终于看见叔叔很小心地从石缝里夹起一个黑糊糊的玩意儿,大概有手掌大,抛在岸边的石头上。

“小刺猬!”小娃兴奋得手舞足蹈,他妈则在一边爆笑。

那其实是一块交错的纤维的厚椰子壳。

一个晚上,这位赶海的新岛民,并没有看见半只海胆。

第二天一早,全家忙着退房、收拾行李、打道回家。

“昨天晚上你们赶海赶到什么了?”我明知故问。

“没赶到什么。”

“知道昨天什么日子吗?4月1号!”

“愚人节啊,我让我爸给愚了。我爸,愚,坑娃又坑妈。”

“是我让叔叔给愚了!”他爸委屈屈地分辨。

拉着箱子离开旅店时,昨晚打窝之处,还真的聚集起了几个钓鱼人,此时正在不断起竿,钓了不少鱼,有小石斑,有管状的什么鱼。虽然赶海没什么业绩,但打窝总算算是造福后人了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按:《蒙养弦歌》殊为难寻,后由南京电视台纪录片《辜鸿铭》摄制组编辑李超查询获得并提供,特此鸣谢!